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17
1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1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

嗣后：穆舒塔斯先生（副主席）（塞浦路斯）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122〕（续）

—一般性辩论〔9〕（续）

下面各位发了言：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

海登先生（澳大利亚）

马哈比尔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萨尔迪瓦先生（巴拉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5-64098/A

下午3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122 (续)

联合国支出分摊比额表 (A/40/654/Add.4)。

主席：我要提请大会注意A/40/645/Add.4号文件，该文件载有秘书长给我的信，他告诉我自从1985年9月17日他发函以来，几内亚比绍已经作了必要的支付，从而使其拖欠的会费下降到《宪章》第19条规定的数额以下。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经充分的注意到这一情况？

就这样定了。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杰克逊先生(圭也那)：我的第一项任务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任务。那就是庆祝和祝贺西班牙的杰出儿子、海梅·德皮内斯大使一致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同你充分合作，协助你把这一重要的第40届联大开成一次杰出和成功的会议。议。

我也要特别赞扬您的杰出前任、赞比亚保罗·卢萨卡大使。他负责、勤勤恳恳、不偏不移和极其认真地履行了他作为主席的职务。

我也要重申我们坚决支持我们的秘书长，他作为杰出外交家的才干和他坚决致力于国际主义事业的精神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得到广泛的尊重。在他的年度报告中，秘书长再次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局势并且提出了需要采取全球合作行动的杰出的建设性思想。

就在这次一般性辩论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姐妹国，墨西哥共和国，遭受了一系列地震的灾难。我要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总统、德斯蒙德·霍伊特同志阁下，向墨西哥共和国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阁下和墨西哥政府和人民

所表达的问候和声援。圭也那相信墨西哥人民历史上所表现的力量和勇气将使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迅速克服这一残酷灾难所造成的影响，并且尽快的恢复重建家园的工作。

我们现在正处在80年代的中期，我建议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检查我们前5年所作的工作。我们要以前10年的实绩为背景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并为这个10年的后5年以及未来作一个预测。

回顾70年代，我们都记得那是超级大国发动缓和的年代。不结盟运动国家欢迎这一发展，并要求采取措施维持缓和并使之扩大到全球范围。在这个阶段，联合国举行了第一届特别裁军会议。大家对这届会议寄予很大希望，认为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活动，世界人民的生存将不会受到威胁，明天将更美好。

在70年代，正式的殖民主义也大大削减了，因为在70年代，非洲、加勒比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结束了无法忍受的长期痛苦，他们的人民再次获得自由。

70年代所引起的希望也反映于国际经济关系之中。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表明国际社会承认只有当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之上，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问题消除以后，全球经济的扩展才能有保障。

同样，必须承认本组织在促进其他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领域是人类住区、妇女作用、海洋法、和保护环境等等。

我认为也应该回顾在区域内、区域间和次区域间建立了新的关系。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尽管这些协议还不完善，但他们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关系。在我们的区域，成立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永远常识。

最后，在7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相互依存的性质。相互依存应该基于国与国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对等关系之上。根据相互依存的原因，各会员国

认识到有些问题，由于其范围，需要全球解决办法。本组织因此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为整个人类寻找解决办法。

不幸，这个10年的前5年没有完成70年代所作的承诺。总的来讲，在国与国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与70年代的精神和陈旧显然不同的粗造的东西。他嘲弄了过去几年为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制度所作的努力，包括为国际关系准则所仔细制订的一整套法律制度。这样一种制度的主要支柱是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的自决权；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在平等基础上的集体安全和多边合作。

不幸，至今为止，在这个10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原则遭到破坏。小国的独立经常得不到尊重，国际合作的结构经常遭到攻击。在国际关系之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存在意识不容异体的现象。

在裁军领域里，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比前一届会议取得的成果甚至更小。与此同时，军备竞赛以备战的方式继续飞速发展，消耗的财政资源多于用于加强和平或促进发展的任何活动，核毁灭的前景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心问题。然而，这种共同威胁的存在，根据某种卡弗卡风格，却没有产生出这种进程所需要一致反响。可悲的现实是，不仅军备竞赛继续在地球上进行，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行动，如果这种行动到达顶点，其结果就会使外空变成军事竞赛和对抗的舞台。

我们时代的主要需要是停止军备竞赛。在这方面，核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负有沉重责任。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两个大国所阐明的立场，其中包括它们要求进行认真的军备谈判，并且意识到谈判失败不仅给它们自己同时给我们所有人所带来的后果。

圭亚那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有看法，但这不是我这次要说的。相反，今天我希望把圭亚那虽小但是清楚而诚恳的声音溶汇进许多其他在这个讲坛上讲话的声音里去，敦促即将召开的日内瓦首脑会晤不仅建立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这些会晤

必须是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 不应该放过在两个大国之间开始一个新的和更有结构性的关系的机会。

谈到非殖化问题，纳米比亚独立所遇到的被延长了的挫折，说明某些国家抵制真正代表国际社会意志的决定。 我们保证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决心，不应受到联系政策或任何其他无关考虑的影响。 除此以外，应该对南非施加压力，使它遵守这项决议。 在这方面，让我们赞扬南非和纳米比亚解放运动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对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实行的决定性压力，它们要求撤销种族歧视政策，尊重南非和纳米比亚所有人民的权利。 本组织的义务就是要支持它们。 在这次会议中，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在世界其他地区，本组织70年代就遇到的紧张局势和危机现在仍然在国际议程上。 自从那时起，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全面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众所周知的。 和平的关键，仍然是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要求，包括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 让我们在这里谴责罪恶的以色列部队对于突尼斯和巴勒斯坦总部的野蛮进攻。 大会要求召开一个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其中包括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人民参加的一个国际和平会议，继续反对召开这次会议只能拖延痛苦并拖延问题的解决。

同样，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继续受到侵犯，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构架已经存在于有关的联合国决议中。 秘书长在执行赋予他的任务时，表现出耐心。 我们赞扬他的努力，并敦促所有成员国和塞浦路斯两族的代表充分与秘书长的再次努力进行协作。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相互不容忍的最尖锐的表现。 强有力的外部力量以保护它们反对外来意识形态侵入为名，利用和操纵了这个次区域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形势。 这样就带来了紧张局势、不稳定和和平和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局势。

圭亚那认为，中美洲人民的斗争是反对几世纪以来被忽视和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斗争。

这个地区各国之间关系的问题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而不应该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无论是直接的或是通过雇佣军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圭亚那认为，孔塔多拉进程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真正和实际，而不是花言巧语的支持。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全心全意地并且一贯地支持这个进程，支持这个地区内各国所进行的双边性质的会晤，以及这个地区内的国家和地区以外有关方面的会晤。圭亚那还敦促大会随时准备支持这个次地区人民发出并且同意的关于中美洲和平的倡议。除此以外，大会应该赞许并鼓励孔塔多拉支持集团的工作。

获得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进展，取得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景正在削弱，因为目前出现从多边主义中的倒退，有人不愿意参加全球谈判的讨论，全球谈判如果是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可以构成一个全面的办法，通过这个办法，国际社会可以重新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同时又加强多边经济关系。

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只愿意在国际贸易和偿付制度中做些小修小补，尽管这一制度有许多缺点并且不能够对国际社会大多数的要求作出准确或一贯的反应。虽然相互依赖的现实由于拖延的经济危机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的要求却被某些富有和强大的国家所忽视，因为它们寻求对于国际经济关系享有更大的控制权。

令人烦恼的国际金融和财政制度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这次大会中得到了有利和长篇的论述。

让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次会议中得出反映国际协作精神的结论，这在70年代是十分明显的。

与偿付债务能力有关的一个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因为发达世界的低廉价格、微弱需求和市场的有管理的收缩而受到损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有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应该做的是在制定国际商品政策时增加协作，其中包括改进稳定制度。

不幸的是，某些发达国家的这些消极态度已经侵入本组织及其专门机构，这表现在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协作计划的谈论中。然而，我们发展中世界没有放松我们的努力，记载将表明，南方国家的协作在各种水平上继续得到增加和加强。

圭亚那将不从它对于国际主义的承诺中后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次敦促那些在过去曾经旁观或者采取步骤阻挠这方面国际行动的发达国家改变它们的立场，并且和我们一起促进真正全面的发展。

除了这些情况以外，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引起国际上日益严重的关切。我指的是滥用和贩卖毒品，以及恐怖主义。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秘书长在其有关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已经提醒我们说，“已经适当地制订了某些必要的国际法律文件。我们不仅必须坚决地充分地执行这些文件，而且也必须决定是否必须和能否同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进行国际合作。去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决议，有助于澄清这些问题。当我们继续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保证不能建议把行动作为一种思想意识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这必定会使寻求已经同意的解决办法更加复杂化。

关于毒品的问题，圭亚那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应该举行一次全球性的会议，来解决滥用毒品和非法泛运的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欢迎和期待举行这样的会议，但是我们也要强调指出，毒品的问题不能孤立地来解决。

对许多国家和人民来说，滥用毒品的严重趋势不能说同社会和经济条件没有关系。在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国际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考虑。因此，我们希望，毒品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将促使人们看到，亟须响应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的呼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对话，实现国际合作。

我们正在期待寻求和平与国际合作，我愿在此向大会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体育问题。在过去的10年里，某些最扰乱人心的态度影响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加深了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分歧。当然，在这一方面同种族隔离

制度是不能妥协的。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文件，希望我们在本届会议上能够通过一项已经认真和细心起草的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公约草案。然而，我不仅要问，难道今后不能用奥林匹克运动会来促进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和解和理解，以此来促进和平事业吗？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朝鲜举行，难道不能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利用运动会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寻求解决朝鲜半岛分裂问题的气氛吗？

第二个问题是非殖化问题。联合国在非殖化方面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肯定。我们集中力量注意正式结束政治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但是难道我们不会低估或甚至忽视殖民主义的某些后果吗？这种后果持续到今日，并且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联合国充分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能力，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殖民主义不仅影响殖民主义者，而且也影响了殖民地人民。其中一个明显的遗留问题就是殖民主义所引起的普遍的发展不足和不稳定。同样，扰乱人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持续、而经常是可怕地表现出来的同殖民主义者相似的态度、姿态和政策。旨在永久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国别和国际行动，将提高国际合作、和平与安全。

不结盟运动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世界，在那里所有主权国家都能够以民主的方式自己或通过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机构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不结盟运动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统治的立场，而且一贯坚决支持世界关系的民主化。

在七十年代，我们的不结盟运动加强自己的内部机构，寻求大会和其他机构接受自己的建议和决定；直至今日，我们仍然采取这种积极态度。

不结盟运动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争取和平与在互利的基础上的公正发展的坚强斗士。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983年在新德里举行了会谈，并且制订了一项多方面的行动纲领，不仅涉及了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且也涉及到许多当务之急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有坦诚和有意义的国际合作。但是，

国际社会对其中几项倡议的反映并不总是积极的。 尽管是这样，但是不结盟运动仍然在最近在安哥拉的卢安达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努力推动首脑会议的工作。

不结盟运动的成员认为，《卢安达宣言》为大会的行动提供了充分的构架和具体的建议。

不结盟国家将以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对我们努力的反映来判断他们的态度，以便使大会接受不结盟运动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和在具体的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建議。

我们的态度并非不灵活，我们仍然同过去一些准备进行坦率和诚意的谈判。这种谈判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满足我们所有国家的多方面利益，这是《宪章》基础宗旨。我们不能够谈判的是作为我们不结盟运动团结基石的各项原则，我敢说，这些原则具有普遍的特点。

在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表明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在任务面前都是平等的。

海登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你在这一机构的长期服务以及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将为我们大家提供很大的帮助。我也要说明，我们对你的前任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在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所作出的杰出工作表示诚挚的祝贺。

此外，我还要说明，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人民对墨西哥共和国政府在墨西哥城所蒙受巨大的民族和个人的悲剧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我们相信，墨西哥人民及其政府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承诺和理解，将使墨西哥能够满怀信心地重建国家，并且取得进步。

在1945年，尤其是在以后的五、六年黑暗的日子里，许多人作梦都不敢相信，我们竟然会活下来，并庆祝本组织四十周岁生日。即使是光考虑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指责今年大会上许多人表示的宽慰和祝贺之词。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在具体执行1945年的决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比如我们确实成了一个全球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变革浪潮荡涤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簇新世界上，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权威和团结的连贯的体制。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我在代表澳大利亚发言时，不想向往常一样综观世界上的发展事态，而是想检查一下联合国在四十年以后所处的局势。

联合国的发展使得我们接受了一个国际行为的准则。我们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成功地为海洋和海床的主权等常常导致战争的问题编纂了国际法。本来在很多地方非常难以进行的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也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并得到了实现。我想插一句，新卡拉多尼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发展缓慢，辜负了国际社会的希望，澳大利亚为之感到遗憾。而且，这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地区，我们更感到遗憾。

人权已被承认是国际社会应该关心的问题，这使得世界各地的人类都受益非浅。由于进行了集体努力，几百万本来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听凭自然摆布的人民取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这些本着集体精神进行的活动是极其可贵的，比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扫盲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规划和其它形势的物资援助，联合国难民高级官员署拯救的无数生命，最近在内罗毕召开的妇女大会等计划所带来的社会益处，以及国际残废人年、青年年和和平年等。

四十年来尽管有时候战争迫在眉睫，但必经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本组织赢得的国际社会所具有的权威和理智是这一成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联合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多好处，我最后提议起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相互祝贺的理由，而且也因为他将使我们仔细地考虑一下，和平、进步和社会独立等概念到底

意味着什么。他将使得我们再三思考，我们是否能够使得本组织更加有效和公正地为这些概念服务，特别是为和平和自由服务。秘书长在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前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的讲话，即被澳大利亚政府当时视为指路明灯的一番话。总统说，联合国

“宣布——它应该宣布——结束单方面行动、专门联盟、势力范围、权利平衡的体制，以及所有其他被尝试了几个世纪、最终归于失败的权宜之计。”

(A/40/1. 第 2 页)

如果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本组织，那么必须说，我们所做的还差的很远。

关于四十年中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这一记录，请允许我强调一个问题。在哪一块大陆上，没有谁会对这一点表示强烈反对。在每一块大陆上，人们都会认为，当我们谈到没有发生世界大战时，我们所说的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世界。在每一块大陆上，由于一些被许多人称为地区性较困难的事件，人们所处的世界本来会被被打碎或毁灭。从我们所建立的联合国等国际结构中，这些人民看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受到限制的世界。他们看到了联合国的自相矛盾，即一方面，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国际社会日益壮大，而另一方面，权利却日益陷入越来越少的国家手中。

在这一方面，秘书长提请我们注意了一个例子，即许多国家的债务及其还债方法所造成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杂和明感的问题。如果正如印尼所说的那样，富人能够雇用穷人是代他们死，那么穷人就可以活得很痛快。调整计划和重新确定还债日期等措施可以成为一个可能会成功的战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之所以说“可能会”，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假定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矫枉过正。我们必须小心，即要使得调整措施恢复债务国家的信誉和稳定，又不能使他们破坏这些国家脆弱的民族。这些正在进行调整的债务国家有权利希愿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制订一些合理的汇率政策、可靠的汇率、以及更多的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机会。

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了权利的集中，而且也说明了在本组织影响范围外行使的集中权利。事实上，早在缔造国家聚集在一起组织联合国的时候，这一进程就开始

了。在澳大利亚，我们早就注意到，讨论的题目并不是和平的道路，而是权利的分配：谁能够得到权利，谁就可以分享权利。这就是这个世界政府支持中的一颗沙子。毫无疑问，这架机器还在运转，而且正如我说的那样，它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提供了世界知识、世界权威和一个基础。然而，对于那些四十年前没有出席分享权利一事的人来说，这架机器还应该运转的更好一些。

在联合国内，在有关种族隔离、或裁军等问题，我们编制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和词藻网。我们已经学会了对这些问题泰然处之。有些人雇用了一些专家，让他们把毕生的事业放在这些问题上。可不知为什么，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并变得越来越大。对很多我们所代表的人民来说，这些问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有时候甚至是恐惧。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我们应该开始一个进程，使得本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这类问题，取得更大的结果。我故意指名道姓地说出了种族隔离和裁军，因为它们是造成灾难的祸根，也因为联合国有能力更好地处理它们。

我不想详细谈论种族隔离的罪恶性，这是人所尽知的。这是一起道德罪恶。南非政府在枝枝叶叶上做了一些修剪，但根本没有涉及到树干、主要的枝节和树根。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使得不可避免的倒台比我们已经看到的更加充满暴力，还是我们帮助比较和平地加以消除。南非每天发生的流血牺牲，都使得缓和的前景更加暗淡。然而，澳大利亚政府仍然认为，在仍然还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尝试和平压力的办法，说服南非放弃这个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暴力的野蛮制度，加入一个具有更加文明标准的世界。

澳大利亚已经取消了向南非的新的官方投资，并且禁止南非政府在澳大利亚投资。我们还请求澳大利亚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取消对南非借贷者的贷款。澳大利亚不再向南非出口石油产品、计算机和其他人们知道被用于南非安全部队的设备。我们还禁止进口南非金币及其南非铸造的所有其他货币，以及军需品。我们已经为澳大利亚在南非的公司制订了一个行为守则，确保他们不从种族主义劳工法的利用和实践中获利。

我们正为下月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拟订一项战略以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我们正考虑建立一个国际权威人士小组，以便提出在南非进行和平过渡的建议，并建立一个小组研究终止在南非投资的新方法。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本组织内努力建立一个世界规模的强制性的经济制裁制度。我们理解某些人的担忧，即一些实施这种制裁的政府将损害南非黑人。然而，他们应该注意到南非黑人自己正要求进行这样的制裁，尽管他们这样做可能被置于死地。在制裁中首当其冲的南非人将是那些从种族隔离制度中得到最大好处的白人特权阶层。白人企业家最近对黑人领导人作出的姿态显示，企业家对现实比在南非政府中的狂热者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澳大利亚认为，尤为重要的是，那些在南非是主要投资者的国家应该在制裁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澳大利亚将为此作出努力。

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和高度重视非殖化的国家，澳大利亚对南非在这个问题上公然对抗联合国尤为关注。大约20年前，联合国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联合国建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合法的管理当局。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为通过自由选举将纳米比亚交给其人民制订一项简单和可行的计划。南非政府拒绝这样作，这就导致南非部队侵犯其邻国的领土，并杀害邻国的公民。我们谴责南非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这种行径使安全理事会有另一个理由对一个迅速失去朋友的政府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在核裁军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这种进展还不足以消除许多人对核武器的恐惧。我说的进展是指诸如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十分重要的安排。我特别想到的是《不扩散条约》，审查该条约的会议10天前刚刚结束。《不扩散条约》为核时代中的稳定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为我们所有国家、签署国和非签署国提供了安全。审查会议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典范。条约签署国重申了它的有效性和力量。但是，它们还坚持认为，该条约需要在发展保障措施制度这样的关键领域中得到更加有效的执行。签

署国提请大家注意充分执行条约第5条的紧迫需要和核武器国家的特别责任。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上个月就《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达成的协议在会上受到欢迎。核武器国家被邀请遵守该条约的有关议定书。当然，我今天重新发出这一邀请。禁止南极洲军事化的具体条款使它免于国际军备竞赛。作为《南极洲条约》的成员国，我们对此并对管理南极洲的普遍方式表示欢迎。

所以，在我们面临的这个隐藏着最大破坏性的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必须说，这种进展是缓慢的，并经常是有限和勉强的。澳大利亚政府不是作为一个绝望的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裁军进程中的积极的、有时灰心丧气的参加者说这些话的。我们有权表示这种沮丧的心情。我们理解，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重大和主要的责任在于核武器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在这个意义上，裁军遭到了整个联合国也遭到的嘲弄：尽管所有国家将受到核战争的影响，但是防止核战争的直接权利却局限于少数国家。这些少数国家应该思考这一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30个国家曾一度出于安全和地位的需要考虑获取核武器。这些国家后来决定不这样作，因为它们接受了《不扩散条约》制订的准则：在一个进步的世界秩序中核武器是根本不能接受的，由于作出了这一决定，这些国家就有权利对裁军进程施加影响，而不是将它交给核大国的小圈子。它们有权利指出在裁军进程中引起它们关切的方面。

当然，澳大利亚理解这一进程的复杂性。我们认为，裁军谈判的首要目标是早日的、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的数量。如果谈判以注意力集中于此并公平地考虑到每一方在维持稳定中的正当的利益的话，那么确定和削减的武器系统的数量和类型不应该是很难的。如果谈判不遵循我刚才所说的公平的方式进行的话，困难就会出现。如果有关裁军的协议以其他问题为先决条件的话，困难也会出现。例如，如果与其他也许有关的但显然独立的问题扯在一起而使削减武器停顿下来的话，我们将感到十分担忧。

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外空军备竞赛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拒绝同

意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我们倒是希望将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消除现存的武器系统、维护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加强国际努力以确保外空中的各项活动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等方面。对一种事实还未澄清的情况有必要直言不讳。我们认为，在外空中不应该有武器系统。如果有这种系统，如果那些建议完全为和平目的使用外空的国家已经在那里建立了这种系统的话，它们就应该清除这些系统。如果在根据《反弹道导弹条约》解释什么是可允许的研究中存在着真正的分歧，那些想要维持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国家应该能够将这些分歧摆出来。

苏联向大会提议，我们应该在外空国际合作方面采取新的步骤。澳大利亚政府将认真地、批评性的研究这一提议，同时牢记苏联多年来已经进行地广泛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产生的所有结果。

我们眼下对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关切是我们未能就一项将禁止所有国家在所有时候在所有环境中进行所有核试验的条约达成协议。这样一种全面的禁止对停止军备竞赛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能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力求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包括《不扩散条约》在内的许多现有的国际协议中作出了通过谈判缔结这项条约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在缔结这项条约方面的进展如此缓慢，令人沮丧。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最后文件要求核武器国家作为紧急项目并在今年年底之前恢复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我建议在本届大会中对这一呼吁作出答复。我特别是对那些阻挠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达成协商一致的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提出这一建议，从而能够毫不拖延地就全面禁试条约开展实际的工作。有关如何形容这项工作的程序性纠缠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在此代表的国际社会。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样一项全面禁试安排中人们对范围、核查和遵守条约等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解决这些分歧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大家要坐下来进行讨论。而且应当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所建议的那样立即这样做。如果继续拖延的话，澳大利亚政府有意寻求另外一方法来解决范围、核查和遵守条约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有些核武器国家对范围、核查和遵守条约的问题的细节上还有问题，我们准备同和我们想法一致的非核武器国家一起建立另外一工作机构。

在我结束有关裁军问题之前，我愿将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所表示的赞赏记录在案。中国政府决定只要裁军委员会能够开始进行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中国将继续参加。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法国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决定不参加有关禁试问题的讨论。而且，法国继续在远离法国本土的、现在属于南太平洋无核区的太平洋地区进行试验。它全然不顾该地区各国提出的强烈和一贯地抗议，继续这样做。澳大利亚并不愿意同法国发生争端。但是法国却一再挑衅事端，在该地区进行试验和其他活动。米特朗总统本人也承认这些是犯罪和破坏行为。使我们感到更为气愤的是，法国说它将不在法国进行这些所谓无害的核试验，在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居住的地方进行这样的试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反感，因为竟然在一个视法国为朋友的国家的领土上进行这样的破坏活动。

裁军和南部非洲问题只不过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国际社会希望国际组织能有能力解决及议程上的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我想起那些威胁着国际和地区的安全的问题，例如黎巴嫩的悲惨的混乱，对于阿富汗的占领，我们仍然谴责这种占领。我重申澳大利亚谴责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尽管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最近一些迹象表明在现实我们的朋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斡旋所带来的政治解决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出现了一些朝着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前进的迹象，这些也使我们感到鼓舞。尽管以色列侵犯突尼斯主权令人感到遗憾，我们仍然希望所有各方将能进行努力，早日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在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本组

织实施其决议的能力在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在安全理事会上，否决权的使用也不是四十年前所设想的那种公平的保护人的方式进行的，而是被用来保护享有否决权的各大国的利益。对于这个国际制度的威胁即来自战争也来自便发达和贸易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安全理事会尽管它有维持和平的责任，却不能通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组织对上述这些问题享有那怕是一点的权力。于是就出现了问题：安全理事会是否应当即考虑军事威胁，也考虑范围更广的一些潜在的破坏稳定的问题？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夺去了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有25个本组织的会员国——其中有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向交战的一方或另一方出售武器；有9个会员国向双方都出售武器。难道能够允许联合国的会员国把伊拉克—伊朗战争变为一个巨大的武器市场，一个停尸场，而不受任何惩罚吗？对这些严重的问题是可以作出实际的回答的，而且本组织也是能够找出这样的答案的。我国政府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能够不偏不倚地协助双方解决这场可怕的冲突。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在顺利进行非殖民化进程方面的记录是十分可贵。但是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即使在它最后苟延残喘的时刻它仍然引起痛苦和紧张。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应当提出这个问题：非殖民化的速度和范围是应当由殖民国家来决定，还是应当成为本组织参与的一件事情？

防止核战争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只要求进行核裁军。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现在正在日内瓦进行，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应当认识到，军备管制安排的陷阱只能由那些直接卷入的各方来处理。但是，军备管理安排的影响，或者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安排而造成的影响，和超出了那些直接有关各方的责任范围。尊贵的来自布尔基纳法索的同事提出让世界上最重要维持和平的组织安全理事会建议召开特别会议，结合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讨论和平和裁军问题，这个建议有没有道理呢？安全理事会是否应当进行改革以更准确的反映如今世界的现实？联合国及

联合国组织为和平和进步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如果取消某些结构会使联合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这些机构在经过认真的评价后被发现时不完善的或者是过时的。

当然以前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随着联合国趋于成熟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样的问题提得更经常了。上星期，人们在安理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会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商一致意见，赞成更加的承诺和更高的效率所必要性。澳大利亚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让我们回顾我们的成就和失败的时候来审查一下这些问题。我们是本着一种积极的精神、本着对联合国及其理想的深深的忠诚提出这些问题的。

澳大利亚是联合国创始国和最初成员国之一。我们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我们为许多联合国的活动提供了道义、物质和财政上的支持：如管制犯毒、维持和平、改善妇女地位、儿童健康状况、救济难民。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澳大利亚政府都得到我们人民的崇高的良好愿望。我们意识到这个制度的复杂性；而理解政治进程的弱点；我们知道不能期望各国忽略真正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联合国将会一事无成，如果我们不以理想作为我们的动力。当时由于这些理想我们才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问题高级专员，发展署和裁军会议。因此，我们应当把纪念四十周年活动作为一个机会来重新强调理想主义，承担义务确保联合国的活动和结构不成为我们自己短处或野心的工具，而是使它们适应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及其各种需要远不是四十年以前人们所能想象的。

马哈比尔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非常高兴地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与人民祝贺主席主持第四十届本组织大会。我相信，他作为西班牙代表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以及他在国际事务中的广泛经验将确保本届具有纪念意义的会议对实现《宪章》的目标和实现世界和平、公正和经济社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我还非常高兴地借此机会向赞比亚的卢萨卡先生表示应有的敬意，他非常干练地主持了第三十九届大会。

我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与人民将墨西哥政府与人民所经历地由最近地震所引起的巨大生命损失和破坏表示我们深切的同情。

这是对40年前许多国家地位和自从那以来所发生重大变化的清醒评论，在本组织159个成员国之中，一半以上的国家在1945年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时都还未获得独立。几乎四分之一的成员国，其中包括我国是在六十年代获得独立的，在那段时间里，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的解体进程不断加速。这样，人民的决心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变化。

每一个纪念日都提供着一种机会，如果不是高兴的机会的话，至少也是仔细考虑问题的机会；在我们仔细考虑自从本大会开始以来40年中的事件时，也许审议一下这一段时间对本组织成员国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以从几种角度来考虑这一阶段：可以被看作是这40年是加强本组织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被看作是40年来努力解决冲突的一段；还可以被看作是40年来寻求裁军协议的一段；还可以看作是40年来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段。当然有人会问：“这40年到底是前进了，或是倒退了还是停滞不前？这一段时间到底是继续对世界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还是对世界似乎仍然由于各种矛盾而四分五裂所以感到绝望的一段呢？”

当我们的秘书长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旧金山纪念会议上发言时，他大胆地面临的问题，列出了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联合国所具有的多边主义提供了各国可以共同努力取得进展的必要结构，而任何国家单独行动是不可能取得这种进展的。当

他宣布本组织在过去40年中一直提供着促进因素、结构和机构来继续共同努力改善世界和平所依赖的人类条件时，他并没有过分夸张联合国的作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承认并赞赏联合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就是在秘书长和已经在大会上发言的某些代表的努力下取得的。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已经有明显的事实证明，《宪章》的某些目标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我们可以对这些成就感到满意。但现在并不是唯一或主要机会来进行自我祝贺。我们还必须同样诚恳地承认，尽管我们作出了努力，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仍很遥远，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宪章》的许多宗旨与目标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带来的失望使人感到沮丧和希望的破灭，并阻碍许多进展。很明显，我们必须重新对《宪章》的宗旨与目标作出努力。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里，联合国的责任现在应该比1945年时更为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联合国现在拥有159个主权国家，但几乎四分之三的世界人口所居住的国家所应享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仍然使得这些人民仅处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主流外围的地位上。

《联合国宪章》包括着一种承诺：即联合国人民决心使用国际机构来促进所有人民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发展中世界寄以希望和信念的追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仍然没有实现，这种新的秩序将建立起一种建立于公正和平等之上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某些地区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这种努力。发达国家到现在为止一定已经认识到建议中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对它们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而其不过是为了改变经济互相行动和促进所有人民经济增长的一种概念。

不幸的是，漠不关心和不采取行动阻碍着各种努力来实现国际促进发展经济合作的全球谈判、制定多国公司行为法则、建立长期筹资体系促进科技发展和实现在第三次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共同协意的目标和目的。

因此，全世界十分严重而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继续使人感到严重不安，曾经一

度企望多边筹资机构能够援助它们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也非常有理由地失去了对这些机构的信任，这也是不惊奇的。这些国家要取得任何经济改善又必须要实行象分等级这样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改变了它们的地位，使得它们丧失从贸易伙伴和国际发展组织中那里获得极为需要的援助，这一事实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更为扫兴。

还不至于此。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它们巨大而不断上升的债务，以及它们不能够偿还资金，甚至不能够偿还单方制定出的巨大利息。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的利息。现在很难看到这种循环什么时候会结束。债务总是要偿还的。但是，发达世界同样有责任来确保债务条件不能阻碍借贷的目的，并不引起对经济的破坏。必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使得偿还符合社会经济前景。

长期资金的来源对发展中国的经济计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显然，目前，这些国家不能向别人所要求的那样，以商业、而不是减让性的利率来进行接待。然而，从那些进行国际金融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目的据说是要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借贷的费用在经济上已过于高昂，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为什么要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头上强加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增长和发展的早期所经历过的更苛刻的财政条件呢？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扩大。这些发展中国家常作出持续的发展努力，建立了一些制造业和工业部门，以便能够同发达国家的相似部门进行竞争，但这些国家往往发现各种方法被采用来禁止它们的产品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与此同时，不论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属于他们控制范围以外的力量决定着他们传统的初级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条件。贸易条件继续对这些国家不利，不可避免的对他们的收支平衡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发展中国家并没从自己的初级产品中得到足够的补偿，也无法销售任何其他它们生产和制造的产品，因此，它们就处于购买他国产品的资金不足这种引起他人反

感的处境。其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已有所下降，失业增加，他们保持贸易，甚至保持相互之间贸易的能力也已经大大的削弱。

多年来，联合国一直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机构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尽管诸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这些组织开展了活动，但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总的来说是缓慢的。尽管如此，这些机构在将联合国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原则付诸实施方面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需要表现出了深刻的认识和敏感态度。但其中一些机构最近碰到了财政的困难，这部分是由于一些会员国提供的资助有所下降，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影响了联合国制度根据其创始者制定的原则进行活动的能力已受到损害。

我们也许应当承认，联合国制度内的合作机制只是在有助于实现本组织目标的意义之上才是有价值的。多年来，我们详细的阐述和完善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目标；但是，问题是否会对估价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机构的工作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本届四十届联大也许可以优先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宪章》规定了一系列的目标，以便满足对公正、自由、平等、和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坚定不移的寻求。我们在实现其中每一个目标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在作出了四十年努力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完全满意。我们最大的失望也许是《宪章》中关于促进和鼓励对人权和所有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不论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信仰如何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我们每天都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破坏人权和剥夺基本自由的例证。在世界上所有地区中，最严重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践踏人权和剥夺自由的行为是在南非。

我们坚信，人人生来平等，上苍授予每人以生活、自由和寻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在这个大会厅里绝不是唯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我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国歌中骄傲的宣布“……各种信仰和种族一律平等……”对于以种族和肤色为根据对人加以歧视的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我国表示极其憎恨。

四十年前建立联合国组织是为了使世界不会再次看到邪恶的纳粹主义。但我们今天聚会一堂时，都认识到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种其邪恶程度绝不逊于纳粹主义的势力。我们都认识到纳粹主义和种族隔离之间的相似性，它们的基础都是种族优越的欺骗性理论。同四十年代的纳粹主义一样，今天的种族主义也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打败纳粹主义是通过国际社会作出努力实现的，当时的许多附属国也通过提供物资和人力的资源对这一集体的努力作出了贡献。我没有必要详细的列出有多少在当时仍然处于殖民枷锁下的国家的人民中的精华、即年轻人志愿参加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要求采取类似的一致的国际行动来打败种族隔离难道过分吗？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采取有效的行动，对确保将这一罪恶的制度从地球上完全根除的努力作出贡献，今天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过分吗？这并不过分。我们呼吁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充分的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问题的许多决议，立即将《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付诸实施。我们必须迅速和以迫切感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这样作，否则就不可能制止已在南非造成许多人伤亡的不断恶化的暴力行动。

另外一个使本组织感到失望的有关问题就是我们仍然无法迫使南非执行要求中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允许纳米比亚人民履行自己的自决权的决议和决定。不仅如此，南非还无视本组织就其对邻国发动的武装侵略多次进行了谴责，无视世界舆论和南非本身据说曾一度支持的《宪章》原则。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会员国傲慢的践踏本组织的公正和合法的决定而不受惩罚。然而，南非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看看本组织敢不敢制止其行动或者对其进行惩罚。南非不顾所有的劝告、敦促和警告，仍然坚持其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态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重申对一些其局势依然变化莫测的地区和地区性冲突感到关注，这些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持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其必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这方面，我们重申自己的信念，即中美洲的局势可以通过区域谈判加以解决；我们表示继续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我们也欢迎由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为帮助孔塔多拉进程而于最近建立的支持集团。我们真诚的希望，这些共同的努力及直接有关的国家表现出的诚意将能尽早的结束中美洲的冲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满意地注意到两个朝鲜之间恢复对话导致最近交换了亲人互访。我们督促本着更大谅解和合作精神继续进行对话，以便确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南亚的局势，建议有关各方开始或继续进行对话，解决该地区的冲突。

为了找到解决联合国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方法，我们的秘书长作出了不懈努力。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至少应该希望，在庆祝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看到这一长期问题得到解决。

中东的冲突仍然给该区域人民带来了苦难和贫困。其于人道的考虑，必须找到一种尽早解决他们的痛苦的方法。

在我们继续努力限制军备竞赛的过程中，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联合国大会有关裁军问题的第一项决议。然而再过去四十年间，裁军不但没有进行，反而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有增长。

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继续生活在贫困、肮脏、饥饿和疾病之中的时候，一些国家却必须每年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不断膨胀的谋求军事优势的努力之中，这是对联合国良知的侮辱。由于获取越来越多的武器就意味着——或者事实上——和平的条件不再存在，我们对《宪章》的和平条款的承诺是否也可以被认为没有意义？

我们代表团支持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最近在卢安达发出的要求召开第三次联合国裁军大会的呼吁。我们相信，会员国采取一致行动将会在这次会议上对停止和逆转军备竞赛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支持就裁军与发展的关系举行国际会议。这样一次会议能够建立一些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把现在用于军备生产的大量资金转而用于和平与生产活动。

我们相信，通过政治、社会和经济相互合作要比在更新更可怕的毁灭性武器方面进行投资和部署这些武器更能够保证各国的安全。因此，纪念联合国创建四十

周年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大大地削减各种武器的生产和扩散，并把现在用于生产武器的资源转而用于大大的改进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在电视上看到整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民所遭受的饥饿、贫困和疾病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同情，联合国的会员国在各国水平上都表示了同情或迅速的有效的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充分的物资援助。但我们显然难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能够获得挽救这种紧急局势的必要条件。

如果由于缺乏适当的手段，联合国无法利用《宪章》所规定的“促进所有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将无法实现促进社会进步和提供生活水平的目标。

能够从联合国本来准备提供的国际援助中得到最大益处的会员国经济和社会条件，在最近几年由于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而加剧。尽管条件显然较好的会员国有效的帮助了解决了世界的经济问题，《宪章》规定需要采取合作行动。因此，会员国有一个庄严的义务，确保进行国际合作，以使这些紧迫问题得以解决。我国完全接受这一义务，并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作出贡献。

让我们纪念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的时候，让我们真诚的并严肃的记住多年来致力于联合国的壮大与发展的人们的所作的宝贵的贡献。我特别希望赞扬秘书长和他的前任。他们的不懈努力使他们在联合国的历史中占有永久的地位。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的创始者们在《宪章》上签字的时候宣布，他们“充满诚意”。联合国在诚意中诞生，在乐观中生长。让我们在这个纪念性的场合重申这种诚意和乐观，以示我们在未来能够完成鼓舞创始者们的希望和愿望，这些希望和愿望必须继续鼓舞我们把未完的事业继续下去。

我们面前还有着更重大的任务。让我们借纪念四十周年的时候，重新承诺完成这些任务。

萨尔迪瓦先生（巴拉圭）：首先，我代表巴拉圭共和国政府向第四十届联大主席西班牙代表德皮内斯大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大会在他的领导下将在这个世界最具普遍性的论坛创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取得积极成果。

我们还愿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我国充分的支持，在处理关系到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的微妙问题中，他表现了献身精神和公正的态度。

墨西哥所遭受的灾难得到我们完全同情。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深信，墨西哥的传统力量，将战胜困难，使墨西哥从灾难中恢复起来。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我们愿助一臂之力，在墨西哥遭受困难的时刻，站在兄弟的墨西哥一边，是我们自由选择的义务。

巴拉圭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参加这次国际聚会。我们希望联合国组织的道义权威能够得到加强，联合国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有效作用，希望各国政府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世界未来的问题，一劳永逸地铲除妨碍人类进步的军事冲突。

我们重申，应该加强联合国的谈判能力，巴拉圭希望联合国成为解决其管辖范围内各种争端的权威机构，迄今为止，出现过冲突的危险和爆发，而所有有关的谈判，都在联合国体系外进行，完全不顾《联合国宪章》以及各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时所作出的承诺。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痛中产生的联合国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虽然联合国的日常工作有待改进，但四十周年的纪念是强调联合国在争取和平与安全的艰难道路上种种成就的好时机。

巴拉圭一贯完全支持各国的独立与个性。在这一原则下，在严格的对等基础上，巴拉圭要求其他国家严格遵守同样的原则。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巴拉圭都不能接受其他国家干涉我们巴拉圭内政的事务，巴拉圭的问题应由巴拉圭人自己解决。

巴拉圭坚持一贯的原则立场。我国享有真正民主，在一个多党民主参政体制基础上，保障充分的公民自由。我国政府一贯的目标是国家发展与进步，不断提

高人民生活水准。几十年来，巴拉圭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和政变的痛苦，但今天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国家政府的工作是以国家和平和社会稳定为基础的。3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权利机构及其作用，已经得到确定。政府所进行的发展努力不断取得进展，没有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阻挠国家的进步和全体巴拉圭人以及生活在巴拉圭的外国人的利益。

在我国，人民享有最严格的国际法律文件所提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同样，认识到这些权利对人的福利的重要性，我国在我们参加的一切国际机构中，努力保证这些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并在这一领域提出真正的合作。

巴拉圭妇女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他们维护和巩固着家庭生活，而他们的贡献则超越家庭的范围。他们在法律上同男人平等，促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巴拉圭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人类生活各领域的活动，特别是在司法和教育领域——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关键领域——中，而在某些领域，他们已成为多数，我们认识到，我国能在促进全世界妇女权利的努力中发挥有益作用，因此，我们愿意作出榜样，并支持目前或未来国际公约中所反映的一切正当愿望。

在国外，出于荒谬的理论，曾有一场庞大的运动诬蔑我国。不久前，一次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诬蔑运动顷刻崩溃，表明他们的一切宣传诽谤，只是某些不正常的利益集团的捏造，阴谋诋毁我们正不断取得的进步，同所有国家和平、和睦相处的国家。

在外国技术合作的有力支持下，在国际和双边机构的支持下，近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吸收了最现代的技术，尤其是在农业领域。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得到最新技术坚定的支持，使我国的发展成就突出，不断取得经济、社会进步。

我们同所有邻国，保持着友好、兄弟的精神。我们反对友好邻国相互猜疑的局面，而选择和睦共存和一体化的道路，争取各国人民的进步。正因为，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完成伊泰普水力发电厂这样的典范事例，这一发电厂是巴拉圭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合作与谅解的出色成果。

这个发电厂正在生产供我们两个国家发展使用的能源，它并将给整个区域带来利益，今年十月第三个叶轮机将开始运转，在开工典礼上巴拉圭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将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何塞·萨内先生进行会晤，这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好精神。

伊泰普水坝的建成并不是我们共同利用和开发巴拉那河的结束。以同样的合作和友好精神，我们正在和阿根廷共和国共同建设雅基雷塔发电厂，这个发电厂跟前面提到的发电厂一样，将在电气化的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城市和人民提供能源，而这一进程将意味着进步和最伟大的社会经济革命。

这项政府工作将对私营部门的积极性产生十分广泛的影响，外国在建立农业生产的主要中心方面的投资正在日益增加；工业正在具有越来越大的灵活性，并正在寻求获得最好的技术。同时，巴拉圭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正在根据需要填补私营部门积极性的空档。

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值得在座的诸位代表给予特别的注意。

目前谈论裁军问题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老生常谈。每一个人都知道，联合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实际上就是毫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它正在危及着国际和平和安全。几十亿美元用来制造武器，而同时却有几百万人民由于缺少食物而濒于死亡或生活在极端痛苦的非人的生活条件下。这一军备政策的最为严重和有害的方面就是，它不仅是和大国和工业化国家有关的，而且也是和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它损害了对于各国人民的发展来说是最基本的其他的需求。

军备竞赛的这一关键问题是和另外一个危及我们生活本身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核武器的问题，核武器与其向尖端化和复杂化发展以及许多国家寻求采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成为核军备竞赛的一个组织部分的政策，将导致我们共同遭受一场核浩劫。绝对有必要确保那些没有也不想拥有核武器并且只是为了和平目的和健康领域的发展才进行核研究的国家，免于遭受今天威胁着我们赖以生存

的这个世界的存在的科学征服。

有些议程项目，由于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和包含的政治哲学，因此目前仍然是很及时的。我们在这里所想到是有关阿富汗和柬埔寨的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一个在任何大陆上都奉行极端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超级大国，继续使用武力统治崇高的阿富汗人民，他的这种行径无视了理应作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和道义的所有准则。在另外一个势力中，柬埔寨的邻国从同一个超级大国那里得到了军事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支持，正在不断地征服和侵略柬埔寨，并拒绝了让柬埔寨人民行使其自由意愿和自决的权利。

中东冲突或近东冲突对各国人民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世界的那些地区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恐怖和流血事件，因此，对于联合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大国的支持下，对于该地区进行干预以便寻求使那些地区得以获得更好命运的所有人民和平共处。

在本组织中有一项基本原则，这就是普遍性的原则。在这方面，巴拉圭支持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大韩民国的政治意愿。大韩民国是一个和平的和勤劳的国家，它与所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要在这里强调大韩民国为寻求统一两个朝鲜所作出的坚定的努力。在最近几天中，双方的这一交换意见的联系是有成果的，这使我们相信，它将为减少紧张局势和促进双方之间进行不断的和有良好意愿的对话作出贡献。在这里出席会议的各个国家支持这些朝向统一的步骤是适宜的，这些步骤将为实现那一地区的和平提供了前景和利益。

正象以自由的和尊严的方式尊重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是联合国的一项基本责任一样，各国之间的国际法结构和道义行为也反映各国一致的原则。

巴拉圭一向支持非殖民化的进程。巴拉圭过去曾是西班牙帝国的一个部分，它在1811年5月14日和15日取得的独立，我国认为，在人类生活的现阶段，

殖民地现象必须结束，而代之的是人民国家的自决。然而，有时出于某些政治利益或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我们在提到非殖民化进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人民在自由选举中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波多黎各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例子，在那里大多数的居民就是这样决定的。

中美洲的冲突是巴拉圭政府所关心的问题。我国比较乐观的注意着孔塔多拉集团为实现持久和稳定的和平和铲除这一问题的根源所作的努力，这一问题就是在这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里，一个来自其他大陆的超级大国通过本地区的一个国家进行干预，这个国家的利益严重地威胁着美洲大陆的稳定和自由。

我们支持一项通过谈判的合法办法，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这一问题仍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吸引着联合国和美洲大陆的注意。必须找到一项维护和平的解决办法。巴拉圭共和国有着和平主义的传统，以及不断声援的精神，巴拉圭支持任何旨在和平与谈判解决问题的主动行动，以根据国际法的准则解决与这些群岛有关的主权争端。

在这方面，我国希望阿根廷共和国和英国之间恢复双边谈判，并希望秘书长从中斡旋。

波斯湾战争也是引起各国人民和政府注意的另一问题。怎么可能至今没有找到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呢？这一问题是一巨大挑战，因为它涉及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值得联合国进行坚定干预，以寻求和平。

上述所说的同样适应另一个长期未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给本组织带来了许多工作，这一问题就是塞浦路斯以及它和土耳其和希腊关系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并没有在每天报纸标题上出现，但它是我们世界所有公民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本着爱好和平和建设性的精神期待着人类的未来。

经济问题要求我们给予注意，今天经济问题成了严重的威胁，它们不仅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发展，而且威胁着各民族的生存以及维护社会和平的事业。

在此，我首先要提及今天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这些国家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负担，因为利息在日益增长，而偿还利息的资源已经用尽，更不用说资本本身。

外债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不能仅仅靠正常的银行渠道或通过和我们国家发展有关的机构来加以解决。它包括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因素，要求联合国积极参加，以便重新安排偿债时间，并不危害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或阻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可以强调这一点，因为巴拉圭政府采取了步骤来确保我们的外债得到控制并不成为影响我们民族经济的负担。

工业国家对原料出口国的产品实行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构成影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并阻碍他们提高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

出口农产品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鉴于高度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问题方面的共同利益，应该对此问题给予更多的谅解，这样，就可以进行正常和不受阻碍的贸易，并符合各国间公正分配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人民福利的原则，发展中国家是人类的大多数。

我不必强调原料生产国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急剧恶化的情况。在后者提高他们制成产品价格的同时，这种制成品对发展中国家是必须的，原料的价值减少了，从而在国际收支中制造逆差，这是不公正和经济分配糟糕的迹象。

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已经再次肯定，原料生产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的结论不懈可击和不容置疑。这些国家需要给购买国提供更多的未加工商品，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产品，而这一工作的进行速度令人难以容忍，影响到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存。

巴拉圭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表示赞赏，我国和它合作进行了各项它所主办的开发项目。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每一轮中指示性数字减少了，新的开发计划的机会因此而受到阻碍。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发达国家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金提供更多的捐款。

各专家们已经感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合作是解决技术援助的最好办法。这一体制意味着，相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专家或专家能够在技术援助项目中工作，这一情况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刚才在谈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时提到这一问题，即缺少对促进本领域更稳定就业的足够资助。这一资助应该来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这是合乎逻辑的。对这一计划的资助可以有助于在现阶段达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求的数字。

巴拉圭政府欢迎海洋法公约，这是全人类的一个胜利。我们非常高兴，该公约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我们希望并相信，公约的条款将永远促进缺少海岸线的不发达国家的利益。

巴拉圭为了解决它的内陆问题，从独立起就一直为争取在国际河流中自由航行而斗争，根据是国际法的规定准则和原则，这些准则产生于内陆国家的需求，他们需要不受阻碍地进行交通和贸易。

巴拉圭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有效工作感到非常高兴。这包括扩大编纂国际法的所有惯例和用法。在这方面，任何有助于促进编纂国际法都是对在一个有秩序的、公正的和公平的世界中使国际关系自由发挥作用的有效的贡献。

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存在着折磨着人类的痛苦；这种痛苦危害着日常生活，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中。我这里指的是恐怖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和暴力已经在我们今天的历史上写下了最令人痛苦的篇章。那些进行暴力活动的人不知分寸也不受道意约束。许多国家至今未对此作出坚决的反映。现在迫切需要一些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以结束这种灾难，这样那些对此应负责的人就不可能找到庇护所。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明确的说如果恐怖主义在现在情况下存在，那是因为有些国家的政府容忍恐怖主义、为恐怖主义分子进行训练并在需要的时候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避难所。

尽管巴拉圭没有经历过这种罪恶的和谋杀哲学的暴发并生活在所有人民越来越幸福的和平气氛中，巴拉圭仍谴责暴力和恐怖主义，并认为他们是对于宗教和人类价值以及对人权有害的。

一个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权利并不能够作为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借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谴责一切极权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在实现所谓的集体发展的借口下压制这些权利。

我们必须说今天的世界并不十分令人愉快、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至少是在不远的将来——这将使不那么强有力的人感到满意。

巴拉圭共和国信任联合国在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所具有的道德权威，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儿童生活在一个更加自由、公正、平等、人道的和和平的世界。

主席：已有三位代表请求行使答辩权。我想提醒他们，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在行使答辩权时所进行的第一次发言局限在十分钟，第二次发言限制在五

钟，而且所有代表在座位上发言。

加利先生（埃及）：我们密切注视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今天早晨作的发言。对他的发言中，我们听到的叙利亚的观点以及他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评论。不幸的是，他的发言对埃及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要求；我们对这种要求的形式和实质都给予明确的拒绝。我们只能说的是，阿拉伯人民厌倦这种重申，他对于事态毫无影响。阿拉伯人民清楚的知道他们的义务是正视现实，而不是常在谴责后面。今天，阿拉伯人民坚决的认为，我们必须提出现实的替代办法而不是互相交换谴责。

埃及将继续承担解决我们阿拉伯人民所面临的问题的历史性责任。没有人能够侮辱埃及或其积极的立场以及埃及为促进和平的事业所进行的努力，这种努力将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家园享有充分的权利。如同过去一样，埃及将继续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土上撤出、包括戈兰高地。

德克默拉里先生（法国）：我愿对今天早晨智利外交部长以及今天下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就法国在南太平洋法属领地上进行核试验的问题作出答复。我不想谈核试验进行的地方与这两个国家有遥远的距离。但是，我将谈谈他们受限制的发言的方式。

几天以前，法国外交部长说，有新西兰的阿特金森教授所率领的国际科学委员会1983年10月前往穆鲁罗瓦试验中心。在这次访问之后，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并得出结论说试验对于当地人和环境没有害处。我国代表团去年在大会以及在有关这一地区的委员会上所作的发言对此进行了评论。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法国共和国总统已邀请这一地区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亲自来看一看为进行这次试验——这次试验是在地下进行的——所采取的极其严密的安全措施。在9月26日的发言中，罗兰·仲马先生还重复了法国继续进行试验的理由：两个主要的核大国所取得的技术进行迫使法国维护其可靠性和威慑工具——这

是法国国防力量的基础。

我国根据其权利和行使主权正在采取对于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动，这种行动不影响这一地区的和平、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健康或环境。

海登先生（澳大利亚）：我听取了法国大使为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而辩护的审慎讲话。首先，请允许我回顾，正如我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澳大利亚并不愿同法国具有分歧。为此有一系列的原因，许多是历史性的原因，另一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同属于社会主义国际兄弟友谊而引起的原因。

尽管如此，尽管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承诺，我们在一些例如核试验，核军备升级和有关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具有实质性的分歧。我们具有这些分歧是因为核试验是在我国极其邻国所在地区进行的。正如法国大使所指出的那样，千真万确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科学家于1983年10月执行了一项任务，写出了一份报告。同样非常正确的是，该份报告并没有发现短期的问题。但是该报告的结论明确地指出，有毒和废料逃逸所造成的长期问题却是存在。这个问题涉及该地区后代人民的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表示担忧，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我仅仅要在此提出，正如我今天下午发表的意见那样，假如这种试验是无害的，假如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是严格的，假如没有任何问题，这样试验无可争辩地可以在繁华的法国进行的话，那么就让这种试验在法国进行吧，这会更为恰当。

下午5点45分散会。